

船山遺書

第十二函
八冊

詩

譯

船山遺書 集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平江 李蘊平 輯校

詩譯

衡陽王夫之譔

王仲淹氏之續經見廢於先儒舊矣續而僭者七制之詔策也仲淹不任刪七制之主臣尤不足述也春秋者衰世之事聖人之刑書也平桓之天子齊晉之諸侯荆吳徐越之僭僞其視六代十六國相去無幾事不必廢也而詩亦如之衛宣陳靈下逮乎漆洧之士女葛屨之公子亦奚必賢於曹劉沈謝乎仲淹之刪非聖人之刪也而何損于采風之旨邪故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于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元韻之機兆在人心流連洄宕一出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則爲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于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爲株守之免置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隨舉兩端可通三隅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

其觀也審以其羣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羣羣乃益摯出於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遊于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關雎興也康王晏朝而卽爲冰鑑訐謫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遐心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是故延年不如康樂而宋唐之所由升降也謝疊山虞道園之說詩并畫而根掘之惡足知此

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後從容涵泳自然生其氣象卽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非韋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所得而問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知此則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與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情之深淺宏隘見矣況孟郊之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喪者乎

唐人少年行云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獵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想知少婦遙望之情以自矜得意善於取影者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

庚嗜嗜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訓詁家不能領悟謂婦方采蘩而見歸師旨趣索然矣建旌旗舉矛戟車馬喧闐凱樂競奏之下倉庚何能不驚飛而尙聞其嗜嗜六師在道雖曰勿擾采蘩之婦亦何事暴面于三軍之側邪征人歸矣度其婦方采蘩而聞歸師之凱旋故遲遲之日萋萋之艸鳥鳴之和皆爲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閨閣室家之欣幸遙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曲盡人情之極至者也

始而欲得其歡已而稱頌之終乃有所求焉細人必出於此鹿鳴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三章曰以燕樂嘉賓之心異於彼矣此之謂大音希聲希聲不如其始之勤勤也杜子美之於韋左丞亦嘗知此乎

庭燎有輝鄉晨之景莫妙於此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靉靆但以有輝二字寫之唐人除夕詩殿庭銀燭上熏天之句寫除夜之景與此彷彿而簡至不逮遠矣花迎劍佩四字差爲曉色朦朧傳神而又云星初落則痕迹盡益歎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蘇子瞻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體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足以當沃若固也然得物態未得物理桃之天天其葉蓁蓁灼灼其華有實其實乃窮物理天天者桃之穉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則液流蠹結花不榮葉不盛實不蕃小樹弱枝婀娜妍茂爲有加耳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懷也皆意藏篇中杜子美故國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於此維繫其源出此俗筆必于篇終結鎖不然則迎頭便喝

句絕而語不絕韻變而意不變此詩家必不容昧之幾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降者玄鳥降也句可絕而語未終也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意相承而韻移也盡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由乎此不然氣絕神散如斷蛇剖瓜矣近有吳中顧夢麟者以帖括塾師之識說詩遇轉則割裂別立一意不以詩解詩而以學究之陋解詩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學詩其弊必至於此

知池塘生春艸胡蝶飛南園之妙則知楊柳依依零雨其濛之聖於詩司空表聖所謂規以象外得之圓中者也

賜名大國號與秦與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轍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誹直而絞者也夫子存而弗刪以見衛之政散民離人誣其上而子美以得詩史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目之不相爲代也久矣魯頌魯風也商頌宋風也以其用天子之禮樂故仍其名曰頌其郊禘之升歌也乃文之無慙侈心形焉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與饒吹白紵同其管急絃繁之度雜霸之風也鮑昭李白曹鄴以之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語似排偶而下三語與上一語相匹李白劍閣重開蜀北門上皇車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竊取此法而逆用之蓋從無截然四方八段之風雅也

謝靈運一意回旋往復以盡思理吟之使人卜躁之意消小宛抑不僅此情相若理尤居勝也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

用複字者亦形容之意河水洋洋一章是也青青河畔艸鬱鬱園中柳顧用之以駘宕善學詩者何必有所規畫以取材

興在有意無意之間比亦不容雕刻關情者景自與情相爲珀芥也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樂用之無窮流而不滯窮且滯者不知爾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讀之若雄豪然而適與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相爲融浹當知倬彼雲漢頌作人者增其輝光憂旱甚者益其炎赫無適而無不適也唐末人不能及此爲玉合底蓋之說孟郊溫庭筠分爲二壘天與物其能爲爾鬬分乎

夕堂永日
緒論內篇

船山遺書 集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平江 李蘊平 輯校

序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教國子成童而習之迨聖德已成而學韶者三月士以迪士君子以自成一惟於此蓋涵泳淫泆引性情以入微而超事功之煩黷其用神矣世教淪夷樂崩而降于優俳乃天機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學士之心樂語孤傳爲詩詩抑不足以盡樂德之形容又旁出而爲經義經義雖無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抒情以導亦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則固樂語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聲爲至舍固有之心受陳人之束則其卑陋不靈病相若也韻以之諧度以之雅微以之發遠以之致有宣昭而無黷靄有淡宕而無獷戾明於樂者可以論詩可以論經義矣余自束髮受業經義十六而學韻語閱古今人所作詩不下十萬經義亦數萬首旣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點定因論其大約如此可言者言及之有不可言者誰其知之庚午補天穿日船山老夫敘

青小西宮者臨其賦之與子醉大空月

其美亦得為有酒無山中風雲之興

可以論雅興矣余自東還受業雖費十

無嫌以之憂憂以之憂青宮即無事

其體其子舍國其子舍國人之東

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

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

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

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

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

其

夕堂永日緒論內編

衡陽王夫之譏

興觀羣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爲羣柏舟小弁爲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云者隨口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髣髴遇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焉或無一可者故許渾尤爲惡詩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爾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人搏合成句之出處

宋人論詩字求出處

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

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績中求活計也

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詞采求故實如鈍斧子劈櫟柞皮屑紛霏何嘗動得一絲紋理以意爲主勢次之勢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謝康樂爲能取勢宛轉屈伸以求盡其意意已盡則止殆無贅語天矯連蜷煙雲繚繞

乃真龍非畫龍也

池塘生春艸胡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卽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而與景相迎者也日暮天無雲春風散微和想見陶令當時曾次豈夾雜鉛汞人能作此語程子謂見濂溪一月坐春風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僧敲月下門祇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卽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詩文俱有主賓無主之賓謂之烏合俗論以此爲賓以賦爲主以反爲賓以正爲主皆塾師賺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賓賓無非主之賓者乃俱有情而相浹洽若夫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於賈島何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於許渾奚涉皆烏合也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得主矣尙有痕迹花迎劒佩星

初落則賓主歷然鎔合一片

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卽極寫大景如陰晴衆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踰此限非按輿地圖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樓所見者耳隔垣聽演雜劇可聞其歌不見其舞更遠則但聞鼓聲而可云所演何齣乎前有齊梁後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

一詩止於一時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謝皆然夔府孤城落日斜繼以月映荻花亦自日斜至月出詩乃成耳若杜陵長篇有歷數月日事者合爲一章大雅有此體後唯焦仲卿木蘭二詩爲然要以從旁追敘非言情之章也爲歌行則合五言固不允爾

古詩無定體似可任筆爲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桀燹故李于鱗謂唐無五古詩言亦近是無卽不無但百不得一二而已所謂桀燹者意不枝詞不蕩曲折而無痕戍削而不競之謂若于鱗所云無古詩又唯無其形埒字句與其粗豪之氣耳不爾則子房未虎嘯及玉華宮二詩乃李杜集中霸氣滅盡和平溫厚之意

者何以獨入其選中古詩及歌行換韻者必須韻意不雙轉自三百篇以至庾鮑七言皆不待鉤鎖自然蟬連不絕此法可通於時文使股法相承股中換氣近有顧夢麟者作詩經塾講以轉韻立界限劃斷意旨劣經生桎梏古人可惡孰甚焉晉清商三洲曲及唐人所作有長篇拆開可作數絕句者皆蠹蟲相續成一青蛇之陋習也

以神理相取在遠近之間纔著手便煞一放手又飄忽去如物在人叵無見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魴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饒他有理終是於河魴沒交涉青青河畔艸與絲絲思遠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湊合時自然恰得太白胷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極滿或卽發矢或遲審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於太白止矣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爲蘇子瞻萎花敗葉隨流而漾胷次局促亂節狂興所必然也

海暗三山雨接此鄉多寶玉不得迤邐說到花明五嶺春然後彼句可來又豈嘗